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五回 太白星指點遇仙丹

特遣長庚下九天，悉將帝命囑牀前。人間萬惡淫為首，柱史星何染罪愆？輕爵祿，播姻緣，兩花台畔去尋仙。紫陽隱語傳丹藥，偏恨藏機不顯言。

右調寄《鷓鴣天》

卻說那衛旭霞自與雲仙會這一番，見過素瓊這首玉蘭詩，又得了小春月會佳人之期，渡湖歸家之後，只有個家僮山鷓兒形影相隨，鎮日廢寢忘餐的思想，幾乎害起病來，喪了這條風流俊俏的命兒。

忽一日，於香雪亭中叫山鷓兒烹茶，閒坐想起了自己形單影只之況，乃長歎道：「我思天賦人以七尺之軀，一般生在世界，也有享榮華富貴的，也有處貧窮孤苦的，故不平若此！即如我衛彩這樣一個人材，竟使我家徒壁立，一主一僕，簞餐瓢飲，虛度年華，好不傷感人也！更有兩件吃緊的事情，牽掛在心：一者所云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未審何時得遂求鳳之願，兆夢熊羆以嗣宗祧；二者又不知命中可能勾選中青錢，腰金衣紫，上得封報父母，下得榮蔭妻子。」

想罷，復又自解道：「我如今這兩件事，雖人生必不可無的，但亦非人力所能致者。假如我這樣一個孤苦寒儒，要求佳偶，要顯達成名，真個是磨杵作針之難。那有識英雄的眼睛，肯把千金淑媛配我？那有拔孤寒的主司，肯把一生富貴付我？」乃又想道：「若依我今日之論，難道終身無佳人作配了？又難道老於這腐儒了？我且不免學那董仲舒，不窺園奮志一番。今科入試，倘得僥倖一捷，不怕沒有玉人作匹。那時或者去圖這素瓊小姐，有成就之機，亦未可料也。」正是：

欲求生富貴，須下死功夫。

乃對山鷓兒道：「有茶取過來吃。」鷓兒道：「茶已煮熟多時了，見相公在那裡自言自語的思想，不敢來驚動，只怕冷了，且先吃杯兒，待我再去烹來吃罷。」

旭霞將來吃了，乃道：「鷓兒，你道我在此思想些什麼來？」鷓兒道：「小奴也度得出相公的心事一二。如此閒著眼睛的思想，必非是別樣事情，自然是前日到蘇州去遊玩，看上了人家燒香女子，眉來眼去了一番，害相公相思。」旭霞道：「呸！難道我為著這樣沒正經，也值得去費神思？是為著功名之事。目下要用功一番，倘後日去應試，得一舉成名，不枉老爺昔日望我之意。」鷓兒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相公若得肯用功，不似平日這樣喜歡閒遊，讀幾年書，做了個官兒，不但耀祖榮宗，連這小奴也興頭興頭。」旭霞道：「我今晚就要看書了。你去拂拭好了書案，安排些夜膳來吃。」鷓兒答應而去。

旭霞又取出那芳姿遺照來玩味過，又口誦他的玉蘭詩一遍，贊歎不住道：「素瓊小姐，我這裡時刻想慕你的閉月羞花之貌，剪冰裁雪之才，只怕你拿我這兩首詩去看不上眼，倒不以我為念。我如今礪志書詩，磨穿鐵硯，倘能功成名就了，圖得你為妻，衛彩生平之願足矣！」正想間，鷓兒進來道：「相公吩咐，書房已經掃乾淨了，請吃過夜飯去看書。」

旭霞進去吃了，便走到書房中去，點青燈，埋頭芸案，懸刺刺的吟誦書史，直坐到山雞初唱，覺得身子困倦，和衣而臥在牀，才朦朧的睡去，竟做出一個夢來。

看官們，你道衛旭霞做的是甚麼夢兒？竟是玉帝遣太白金星下降，要指點戒諭他而來。那金星的妝束，道他怎生打扮？有一闕《西江月》詞為證，但見他：

頭戴東坡巾樣，身穿白色鑲袍。黃絲絛條在風飄，粉底兒靴踹著。雪鬢花鬚銀面，素髯拂塵頻搖。鳩筇連擊囑曉曉，點破迷途免學。

那太白金星搖搖擺擺的走到旭霞牀前，囑咐道：「衛彩，細細聽我道來。我乃上界太白金星是也。天帝遣我來戒諭你一番，更要指點你前途休咎。你本是玉皇殿上的柱史星兒，因與人間記功書過差了，謫貶為凡。原付你有封侯之分的，但不該去淫那兩個尼姑，擾亂清規。伽藍奏疏，上帝見之髮指。顛播你姻緣，降你爵祿，後來只好發個科甲，做個平常官兒了。你的姻緣當在百里之內，三九之年，自然圓聚，但還有一番周折。明日可到山南兩花台去，求一遊仙，他自然發付你來。切須牢記！我自去也。」囑罷，竟自去了。

卻說那旭霞夢中，被這太白金星囑咐了這一番，朦朧的醒轉來，見得燈又滅了，鷓兒又熟睡在那邊，只得立起身來。走到窗前，仔細看時，且喜月尚未落簷頭，還有微光，遂臨窗坐下，暗想道：「這個夢兒來得古怪，怎的上蒼遣這太白長庚來托夢，說我原是天上謫星，又是有封侯之分的，為著淫了尼姑，顛播姻緣，降減爵祿。我想起來，淫了尼姑尚然罪透天門，難道破了素瓊小姐的身，是一個黃花閨女，玉帝反不責罰，金星倒不說起？我道此夜畢竟是那凡有些蹺蹊在內。莫非算個金蟬脫殼之計來哄我？如今總之不要去細推詳了。古語有云：『萬惡淫為首』。這樣事體原不是要巴出身的人做的。」

乃歎口氣道：「也是命該如此。那日同了杜卿雲一齊回去了，是一樁好事。不知為什麼獨留在庵，被他勾入迷魂陣裡，失於操持，害了終身。目今喜得還有一半好處在後邊。原許有科甲之分，又指點我姻緣在百里之內；但是有什麼『一番周折』，教我去尋遊仙指示。我想起來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待天明了，須索悄悄的走一遭，或者果然有遇，也不可也。」

正想間，只聽得雞聲三唱，宿鳥喧林，月落簷頭，東方開曙，漸漸的天明了，乃叫鷓兒一聲：「起來。」鷓兒在夢裡，聽得呼喚，慌忙的爬起來，穿了衣服，走到跟前道：「相公平昔夜裡不讀書，要睡到日上三竿。昨夜用了功，今日為何倒起來得恁早？」旭霞道：「我要出去會一朋友，趁早打點朝飯來吃。」鷓兒道：「莫非相公才讀得半夜書，又沒心思想了，要出去遊山玩景？」旭霞道：「不要你管！你自去收拾。」鷓兒答應而去，不一時將面水來與家主用了，即擺茶飯來吃過。整好衣冠，吩咐鷓兒一聲，遂步出門兒，望外走去跋林尋徑。

過了蝦蟆嶺，來到山南兩花台前。尋蹤覓跡，竟不見有什麼仙人的影兒。旭霞氣的盤山度嶺，約莫走了數里路，覺得腿酸腳軟，見一株大松樹下，遂坐於石上，在那裡思想。又見一個樵夫遠遠唱歌而來，旭霞側看雙耳細細聽他。你道唱的是什麼歌兒？竟是幾句警世之言，歌曰：

朝樵蘇，暮樵蘇，布衣粗糲樂琴琴。姦淫犯罪無我分，富貴榮華也任他。一日十二時中多少風波險，偏是樵夫穩穩過。

那樵夫一頭走一頭唱，見了旭霞坐於石上，乃道：「前面山坡上一個戴巾穿道袍的，坐在那邊，這裡又是一個。」

旭霞聽得了，乃疑想道：「莫非就是仙人？」欲要問一聲兒，可怪他飛奔的去了，只得立起身來，依這樵夫的來路，走上前去。只聽得鬆林深處鑿鑿的響，有似唱道情的聲音。一步步走近鬆林裡去，只見一塊大石坡上坐著個人兒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頭戴綸巾，恰似孔明模樣；身穿道褶，渾如回道形兒。腰間一條絲絛，掛一個斑點葫蘆在上。腳下著一雙棕色芒鞋。左手執一筒漁鼓，右手捻兩片竹片。打坐於石坡之上，在那裡高高低低的唱。

旭霞見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樣打扮，自然是仙人無疑了。」聽他唱畢，遂走近身去，深深下拜道：「凡子衛彩，今日特來尋訪大仙。幸得相遇，乞求指點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乃一云游散人，怎敢叨個『仙』字？文士請起。敢問家居何處？怎的曉得貧道在此，重蒙賜顧？」旭霞道：「凡子家居本山人長圻，梅林茅舍。只緣童年早失怙恃，齋鹽守困，埋跡芸窗。昨夜五更時分，朦朧睡去，夢中忽見太白金星，立於面前，指點前途，戒諭以往，道衛彩後來婚姻有一番顛沛周折，教我來求大仙指示。」

那人道：「原來是上蒼遣星指點來的，不如與你直說了罷。我乃天台山石榴洞張紫陽是也。今日偶爾雲遊到此，不道又被天公漏泄，使你來問。你婚姻之事，果然天公罰你一番，顛沛遲延。中間更有一段風波，起於平地，也少不得我於中效勞一番。我今先

付與你丹藥一丸，牢佩在身，後來自應驗。」

說罷，即於葫蘆中傾出一粒金衣丹藥，授予旭霞，乃道：「那丸丹藥是完聚你婚姻之事的。」旭霞受了丹藥，作揖下去，及至抬頭起來，那張紫陽的影兒也不見了。旭霞此時，心上驚疑不已，乃道：「昨宵得夢，今日准准的遇著仙人，這也真個古怪！想我後日也還略有些好處。」原由來路，歡天喜地的過嶺而歸。

到了門首，恰好鷓兒在外，山扉洞啟在那邊，一徑走到書房中去坐下。鷓兒見了家主，忙去收拾茶飯來吃了，乃問家主道：「相公今日出去了大半日，要會朋友，可會得著否？」旭霞道：「是會著的。」鷓兒道：「還是男朋友女相知？曾留相公吃些點心麼？」旭霞道：「癡奴才，胡說！」鷓兒見家主罵了一句，還轉身出去，走到門道，劈面撞著了杜卿雲到來。鷓兒道：「杜相公，今日恁風吹得到我家？」卿雲道：「特來望望你們相公，可在家裡麼？」鷓兒道：「相公絕早出去了，才回來得，在書房中看書。」

卿雲一徑直到書房裡面，見了旭霞乃道：「表弟在此用功麼？」旭霞忽見卿雲立在面前，喜不自勝，連忙走來作了揖，啟口道：「外日連擾而別，條焉兩月餘矣。日日相慕，恨一水之隔，猶如海角天涯。邇來母舅兩大人並闔宅起居得意麼？」卿雲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好，沒有什麼不好，只是照舊平平。但表弟孤單獨處，家嚴、家母常在舍思想著了，覺得寢食不安，著實在家憐惜表弟。」

旭霞聽了卿雲這兩句話，忽然間想著了父母，遂潸潸的流下淚來，拭乾了乃道：「為外甥的處此孤苦之境，連累尊長牽掛，害他寢食不安，都是我之罪也。」卿雲道：「這是至親骨肉，出於肺腑之情，一毫勉強不得的。」旭霞道：「正是休戚相關，自是彼此同然，豈是尋常人所可比者？」

說罷乃道：「今日正處寂寥，蒙表兄降重，以敘親情，慰我渴想，真快事也！但敝處荒僻，更兼家窘，一味山蔬野菜，簡慢怎處？」卿雲道：「表弟何得講這樣話兒！弟此來非為貪於宴飲，一者舉家牽掛，道是表弟久不入城，來探望一面；二者為秋闈在即，家嚴道是表弟在家看書無伴，特命我尋下一所僻靜僧房，要表弟同去用功，彼此有興。後日進場，倘圖得個僥倖，也是好的，故爾特造高齋。」

旭霞道：「蒙母舅大人垂念，又承表兄見愛，實弟之幸也。但弟阮囊如洗，去的時節，亦必略帶幾金，少貼薪水方好。」卿雲道：「表弟差矣！若是家嚴與弟兩人平日有慳吝之意的，今日也不來拉表弟了。」旭霞道：「既蒙如此厚愛，功名又是己事，焉敢有違？自當同去便了。」說罷，吃過了茶，備些蔬肴夜膳來吃了。兩人在燈火之下，又敘談了一回，便抵足而睡了。正是：

客來隨分家常飯，唯薄酒三杯兩盞。

到得天明，二人起來梳洗過，吃了朝飯，同卿雲遊山玩水一回，歸來宿了。明日遂收拾了琴劍書箱，吩咐鷓兒看好家裡，乃一齊登舟，出了長圻。

恰好風恬浪靜，湖光山色，激灑空蘊。兩人在舟，對景談心，你道好不豪興！正是：

一葉扁舟泛水濱，兩人促膝話衷情。

浮鷓沉沒湖光裡，蕩漾輕帆破浪行。

那旭霞、卿雲二人一齊渡湖到郡去了。不知到什麼庵觀裡去用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旭霞婚姻事虧了表兄，功名事虧了母舅，今人便少此等好親眷。旭霞認了凡作素瓊，到此時方才疑起。長庚星不已笑得齒冷耶？